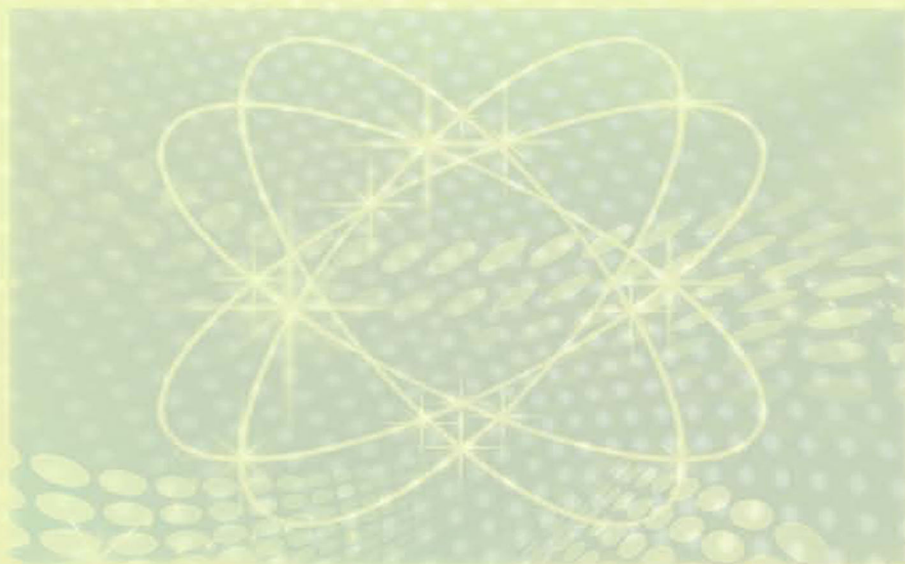


# 孙逊：我的一些画 和一些事

孙逊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孙 逊：我 的 一 些 画 和 一 些 事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逊:我的一些画和一些事/孙逊著.--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9  
ISBN 978-7-102-06516-8

I.①孙… II.①孙… III.①油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回忆录—中国—当代 IV.①J223②J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8051号

## 孙逊:我的一些画和一些事

孙逊 著

---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 (010) 56692190

(010) 56692181

编辑部: (010) 56692068

责任编辑 张舒日高

策 划 蒋岳红

设 计 伊 毅

责任印制 文燕军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

2013年9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635毫米×965毫米 1/8 印张: 22

印数: 0001-2000册

ISBN 978-7-102-06516-8

定价: 19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5 一些事

025 一些画 · 人

099 一些画 · 物

151 一些话

直观与叙事——关于孙逊的一批作品和两个主题 范迪安

孤独和衰败——关于孙逊的绘画 汪民安

视觉与视觉之外——读孙逊的油画 彭锋

当画画成为一种习惯 蒋岳红

165 附录

造型功力、学识与思考——孙逊的油画艺术 邵大箴

孙逊：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学习改变创作 99 艺术网

不一样的孙逊 雅昌艺术网专访





# 我的一些事



奶奶 194.5cm×109cm 纸本炭笔 1994

家：爷爷奶奶 - 妈妈、父亲和姐姐 - 麻江

## 爷爷奶奶

我爷爷奶奶就是贵阳那样一个中国西南中等城市里最普通的市民。奶奶家是那个时代常见的老木头房子，后来都成危房了，现在已经拆没了。父母刚调到贵阳的时候（我那时小学二年级），我们在那儿住了大半年。后来读初中的时候，我读的中学在奶奶家对过，离自己家很远，我每天都会在那儿吃顿中饭。吃完后就到学校里去打球。碰上考试成绩不够理想的时候，我就会找爷爷签个“家长”混过关。我这儿还留有我画的爷爷奶奶家。临街就一间房，进去还有两个天井和两个房子，整个是狭长的一溜儿。我们一般都在外头这间吃饭。再进来一点是中间这个。这是一个窗户。这个窗户里算一间，旁边是一个过道，斜放着一个楼梯，楼梯倒下来就可以爬上二楼。我父亲说他小时候和我的四叔住这楼上，中间的天井里有水池子，洗菜什么的。这边是厨房。中间这个屋是堂屋，摆着方桌和刷得褪色的老椅子。堂屋背后的这个房子是小叔叔住的。进去还有一个院子，住的是六叔和七叔。

对老家的感觉，就类似于我画的水管墙。那个院子就是这样，今天这儿坏了，糊个水泥，明儿这个水管生锈了，换个塑料的，另一个可能还是金属的。还有就是围在一块吃饭的这种感觉。我们每个星期天和过年过节都这么吃，当然凳子不一定是我画的这个凳子，就是一种大家庭的氛围，每每看到，总是能让我回想起爷爷奶奶家。

外公去世早，我已经没有他的印象了。外公家在贵州福泉县的一个镇上，在乡下。外公是地主，“文革”中母亲也受到影响，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从没去过。去年回贵州时，我一人自己开车，随性就找着去了，才发现和我们以前住的麻江离得并不远。在镇中学门口的石碑坊上看到外公的题字，这原来是镇上的小学，原是外公出资兴办的，我才知道外公当年可能的风光和他确切的名字。外婆是香港人，在妈妈还很小的时候就因故回香港去了，此后一直没有过联系。那是亲外婆。外公去世得比较突然，也没有提供具体的线索。我妈对香港应该会另有一种情怀。她前一段时间去澳门，说是记得自己出生的那个医院，就跟我姐去找那家医院。肯定是外公曾跟她提到过叫什



堂屋 16cm×18.5cm 纸本水彩 1993



奶奶的房间 31.7cm×44.5cm 纸本水彩 1993

么街，但也不准确，反正记忆当中有一两个字是对得上的。我姐跟她找到了这么一家医院，对得上这一两个字，我妈说肯定就是这个。每个人心里面还是有一个结。外婆的全名，我妈早先甚至也不知道，后来是在外公遗留下的一张照片背后发现的。

爷爷奶奶家这边人口众多，太有吸引力了。是寻常百姓的那种亲情与热闹，兄弟姐妹感情好。每个星期必须在爷爷奶奶家吃饭。我们小时上不了桌，一堆孩子端着碗，夹满了菜就退到旁边去吃，特香。

还有，在奶奶家里住的时候，就在这个院里，有一次我爸让我画画，我没画。他下班回来问画儿呢？我说没画好，扔了。扔哪儿了？我说扔垃圾筒了。我爸说捡出来。这个我还一直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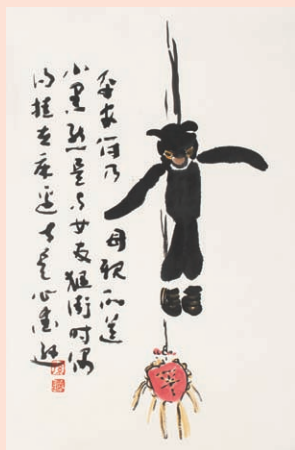
## 妈妈、父亲和姐姐

我会怎么来形容我妈妈？温柔、仔细、谨慎，非常谨慎，比如再热的天都得关窗户睡觉，每次外出锁门都要再三确认，锁好几遍，怕坏人。

父亲呢？在我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智慧，还有他对我关爱。倒不是我回头去看，我一直是那种感觉。比如他教我书法。我爷爷是个做木箱子的，可能会画一点点，通常做完一个箱子，在上面画点花鸟之类的吉祥图式。我父亲最早就是这么开始跟着爷爷学画的。他书法的底子不太好，老早学写赵佶的那种瘦金体，但那种字容易把手写坏。我父亲的字原来多少都有赵字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我父亲在书法上下了很大功夫，使劲地写。他的章草写得很好。我印象中总有一个睡觉时看见他还在临习的背影。对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很困难的转变。他大学毕业是画工笔画，在当地最初也是作为一个工笔画画家为大家认识的。但是他后来觉得这不是一个长道。他在教我的时候，把这些智慧都用上了。他一上来就让我不要写柳字，必须写颜字。所以我一开始就写颜字。很小的时候，这种灌输是特别重要的。在培养孩子这事上，我父亲比较“独裁”，也比较有发言权。以前我们一家四口会在饭桌上说画画的事，我妈也会说几句，她耳濡目染，多少也是知道一点的。

我妈从县文化馆调回省城，在艺校教音乐专业。父亲没有直接调回去，





小熊和平安符 47.5cm×31cm 纸本水墨 1997



裤子大了 纸本水墨 1997

而是先调到省工艺美术公司。我们在爷爷奶奶家住了一个学期。那半年发生过一两件事，我记得比较深。我妈的学校当时在近郊公共汽车的终点站，省艺校。后来我们家都搬过去了，在教学楼的四楼，一家四口住很小的一间，这实际是我妈的琴房。

住在奶奶家的头半年，我觉得自己是从乡下来的小孩儿，刚进入那个市民的氛围，还不很适应。我妈会带我去艺校看一下、玩一下。记得有一次带我去她的琴房，她钢琴上的东西都是乐谱什么的，没什么我要看的東西。后来，我看到一本书，印象中是在她的钢琴上发现的。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人到欧洲去，骑着摩托车自己旅行，偶遇音乐节，参加了一个指挥比赛。比完了观众叫好，叫好最起劲的正是作曲家本人。这个细节一下子印在我脑子里，太向往了。后来知道那本书里的主人公就是指挥家小泽征尔。一个小孩儿知道什么摩托车、旅行，但在我印象中，就感觉这种生活挺来劲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八九岁的样子，我一看就特有这感觉，当时特想做这个。音乐还是挺感人的，我挺想做这个的。有一段时间我多多少少有点想学音乐

我认为音乐应该是先感动你，然后再教你技术。第一步应该是好听、吸引我，是我要学。我没有学音乐的机缘，我妈没有教我。因为到我家有钢琴的时候，我已经在画画了。从小路数早就定下来的，决定画画了，所以就没机会了。有没有钢琴其实也只是一个外在的因素，小时完全是被家长立志的，现在看来完全是被我父亲诱导的。他的诱导相对是比较成功的。他的启蒙以鼓励为主。我最早的速写里有一张，现在找不到了，好像是周恩来去世，大家在文化馆里面扎花圈，我画了其中一个伯伯，还挺像。我还记得很多场景，就是我爸带我去其他人家，还有画院的那些叔叔的画室里，进去就会画一张，再画一张，得到的总是赞扬或者鼓励。比如说去粮店排队买米的时候，我也拿着速写本，站那一排就排一两个小时，我就在旁边画。大街上有人游行时，我也在那儿画。那时是“文革”后期。爸爸鼓励比较多。

我姐先是上的中专，以前的贵大艺术学院，现在的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后来她又考上了中央工艺美院。她比我晚两年来的北京。在最初学画画的时候，她的画对我挺刺激。她的颜色感觉挺好，老能画出类似群青或紫的漂亮颜色。她最初画的色彩还是给了我一些启发的。大家都说她画得好，然后说我画得不好。她是一个参照。大家为什么说她的好？我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服。因为她画的颜色是那种好看的、轻松的，可是我更喜欢的是真实的、有力量的。



红色背景前的凳子花盆  
20cm×28.7cm 纸本丙烯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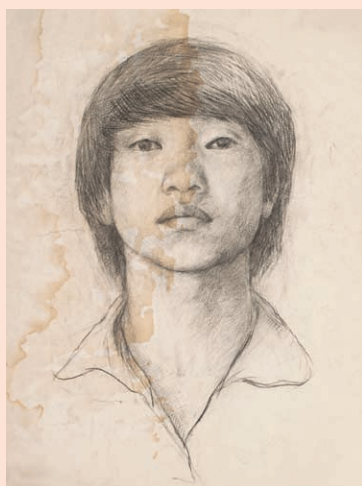
其实我当时多少是有点儿选择偏好的。我看见的就是这种色儿，为什么要画那些紫、青，那么漂亮的颜色上去呢？但是她还是启发了我。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回家的时候，她的话特别多，我的话特别少。所以她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高兴。我在家里多少有点矜持，姐姐要是回家，会更热闹、亲切。我倒是在外面话比较多。

## 麻江

麻江是我出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一提到麻江就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生活的场景，那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经验。县城有一个大的广场，有演出或者有什么会都是在那个地方开。那种时候，广场上会有很多人，黑压压的。我在那儿上过小学。感觉每个人都是认识你的。我会跟着父母上文化馆，画速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街上的喇叭开始播新闻的时候，就知道该回家了。我没上过幼儿园，玩也不会跑太远。记得我跟着我姐去拾麦穗，跑到我们家前边一点，开始还是在地上捡，然后就是直接往下捋了。县城开始有电视的事也还记得。有一台小电视，在山顶上可以收看到节目。跟着大家跑去看电视，人太多，什么都没看到。后来文化馆买了一台电视。一到晚上，大家全都去看电视。光记得看电视这件事，至于看过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记得的那个电视节目，大西洋底来的人，大概是回到贵阳以后看的了。

从乡下回贵阳看爷爷奶奶时爸妈就会专门去炼猪油。那时候猪油应该蛮值钱的。有一次乘长途车到贵阳了，一下车，才发现猪油忘在车上了，我爸就去追那个长途车，跑过一个街口，真给追回来了。那个时候有很多、真的非常多的趣事。有一回，我爸骑着自行车带我去下乡，先到了一个人家，那家做的饭黑糊糊的，用的各种杂粮，我不敢吃，就说我不饿。一会儿去了另一家，吃的白米饭，印象太深刻了，我记得是吃了好几碗，没准也就两碗。

文化馆有一个四川的伯伯，是搞书法的。他的爱人向老师是县小学的老师。我一入学她就让我去代表新生发言。那时发言是在广播室里，是见不到人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向老师在旁边低声说一句我就重复一句，就那样当了一次代表发了一回言，说的什么完全不记得了。班里面也有农村的孩子。冬天很冷，每个人都会带一个炭火篓放在脚底下，这样就会暖和一点。但是你一悠起来，



自画像 孙逊 38.6cm×29cm 纸本铅笔 1985

它就会兜风，炭火马上就会烧得旺一点，非常愉快的心情。我那时还常带着一帮小朋友去看电影，我嘴比较甜，一般都是我去跟电影院检票那个阿姨说，说完以后就可以免票进去看电影。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回家时，在石头路上摔了一跤，黑乎乎的看不清，也没觉得什么。回到家在灯光下一看，才发现头上出了不少血，还起了个大包。

小时候在麻江画的画也参加过展览，被挂起来。那次是我爸让我画张画去参加一个全省的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画到后来一打喷嚏，口水、鼻涕都上去了，画就毁了。没办法只能重来一张。展览时我爸带我从麻江去贵阳的省美术馆。那时我五六岁或者六七岁的样子，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画挂在殿堂一样的省展览馆时，挺有成就感的。

习：画画 - 附中 - 大学 - 同学 - 留学生 - 同事 - 苏丁 - 费歇尔 - 阅读

## 画画

我父亲很早就教我画速写，这个特别重要。系统地学习西画是跟田世信老师开始的。他真的是特别严厉，老骂我们，他说我倒少一点，训他女儿就很厉害。因为都是小孩儿，他不在旁边时，我们都好说话，一边画画，一边聊天。那时候都是画石膏，非常枯燥，根本谈不上喜欢，就是学习，那有什么好喜欢的。那时候是习惯，学习也是一种习惯。

因为在艺校那个环境里面，好多老师都可以教我们，比如蒲国昌。有过一次假期，艺校的子弟们都集中在一起画画。蒲国昌也来上过一点课，他比较强调感觉，比较自由轻松。田老师的教学方式很严厉。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就害怕。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他的闺女田园、我和其他一两个院里老师的子弟组了个班，每个周末到他家里学，画了两三年的样子。我正规素描的基础就是在田老师那儿打下的。王华祥也是跟田老师那儿学出来的。考附中前王华祥教过我们一个礼拜素描。他让我把速写的一部分跟素描结合起来，画得更自由一些，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平定山上的远眺 41cm×53cm 布面油画 1992



红色背景前的女人体 162cm×97cm 布面油画 1995

画画，那完全是被鼓励出来的。我这完全都是，一开始都是被引导，或者是教出来的。现在也是一阵一阵的。更多的时候是习惯，有的时候会觉得挺开心的。2001年以后，觉得自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东西，觉得自己有可能做什么。在整个学画过程中，从读研究生开始，状态比较低迷，研究生我读得不太好，直到毕业工作的一段时间都不太理想，画都画得比较一般。读得不太好就是说我当时的画没什么进展。

## 附中

我第一年没考上附中，就继续读高中。高一时又去考，考完接着回去上课。那天上午在学校，课间休息还是怎么样，姑姑把我叫出来，在篮球架底下告诉我说接到录取通知了。之后让我还接着回教室上课，她出门就先告诉我爷爷奶奶。然后她就告诉我父母去了，那会儿没电话。当时她最早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我小叔叔说我姑姑像疯了一样，从奶奶家对过那个学校的一个台阶上边跑下来，就跟滚下来似的。那是个老的学校。我就读的高中叫贵阳二中，是解放前的贵阳女子中学，你可以想象那个学校是很有历史的。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台阶，都是老石板，学生长年累月地在上边走，石板都变成大石片、大石块了，变得很光滑。姑姑是另外一个中学的老师。当时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上来，有一点梦幻，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老好了，还上着课呢，就感觉很轻松了，老师说什么我都无所谓。买来北京的火车票的时候，我发现录取通知书上没盖上美院附中的章，这是一个无效的录取通知书，反正票也买了。录取通知书反正现在也找不着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天分极高的、天才型的学生。之前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比如原来画速写什么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因为我父亲一直在身边鼓励着。一到附中才知道自己不算好，挺明显的。比如速写，第一次画出来一看，我还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自己速写画得好。但老师从来不会说我的好，都说别人的好。我没有什么优势。素描人家也比我画得好。但是我别的方面还可以，而且报考时专业也是中上的，偶尔也变成好的。附中时有机会去日本，其实也是因为综合成绩全班第一。第一年考附中没考上，我就回去参加中考，考上了重点高中。高一学得还比较认真，我把初三的功课又复习了一遍。物理化学基本放弃，我的总排名也在全班第三名。所以在附





U字楼后的花园 65cm×80.5cm 布面油画 1994

中时，都还比较顺，一年级时把之前学过的东西再学一遍，就剩在课堂上接话茬了。通常都是老师还没讲完，我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感觉是其他同学还都在学，我都学好了。很轻松。

## 大学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不在了。当年就我一个免试的。因为附中这样的学校当时有规定，优秀生可以免试。我记得我上一届也有一个，不一定每年都有。推荐我的时候，据说学校其他的老师，也说有没有可能是别人呢？按成绩总排名，就还是我。

附中毕业的时候选择进油画系，那就是蒙的，没有什么意识，大家都想着要进油画系了，我也就进油画系了。附中有选修课。选修我就选的油画。现在的学生选专业之前，都会去了解一些。我因为是免试，想要上一画室，就得让一画室老师看，要是老师觉得你行，你就可以免试。当时我从学校食堂借三轮车拉了自己的画去美院，因为要想免试进油画系，就需要让靳尚谊先生先看画。我还记得当时靳先生好像正在主持一个古元先生的讲座，招办的大陆老师让我把画留他那儿，他约靳先生来看。卸下画后我就蹬三轮回去了。第二天学校接到电话说通过了，我就上美院了。

我们班画得好的大都报了三画室。刘晓东那时在附中当班主任。他是从三画室毕业的，其间可能是有他的影响。

本科其实就是对油画的一个系统学习。我通过四年在一画室的学习，学到了比较多这个学科专业的知识。本科毕业那年，我们没去下乡。低年纪同学下乡回来，看他们的画我有点手痒。那会儿天天在U字楼花园那儿待着。有天我挺有感觉的，一下就画了那么张风景，刚好王华祥路过看到，还挺欣赏，说可以看出有很多来路和讲究，在油画系学了些东西。因为他也看到其他人的画，这一下就能看明白。原来觉得才情很好的人，可能还在用原先的方式凭感觉画。

研究生的时候，我想得很不成熟、简单。我画过一些画，就是点点洒洒的那种，然后画的很薄的那种，追求那种写意的效果，尤其是毕业以后更突出一点。工作教书，然后你画什么？对于一个当代艺术的环境，原来真的是



站立的女肖像 162cm×79cm 纸本铅笔 1993

两耳不闻窗外事。杨飞云从欧洲回来了给我们放幻灯看着挺来劲。这油画应该怎么画，塞尚怎么画，马奈画的那个怎么样，就是看这个。我们不去关注我们旁边的生活和艺术的现状，就抱了一个简单的态度，不关注。不过，有些作品我觉得还是有意思的。这是一个低落最明显的时期，自己也会有一点琢磨，但是都不太成熟。

低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传统的绘画语言在你有一个固定对象的时候，没有障碍。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怎么去主动找到画的对象呢？低落实际上也是跟画什么有关的。因为我那么画的时候，要画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者说我还不知道。还有一个问题，我开始意识到要有中国的东西。转行倒是完全没想过。2000年上的高研班，高研班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给你一个压力，你必须得亮相，然后必须有新的突破。

## 同学

我大概是太“根正苗红”了。从小到大，差不多都在美院吧。而我一个同学对我影响挺大的。他叫张占兴，是河北农村的。我去过好几次他家。我觉得他是那种挺有思考的人。他看什么书，我也跟着看。他有点像兄长一样，年纪也大我一些。我觉得他给我非常多东西，比如他的待人接物、性格。第一次我记得是在附中走廊里边，那个橱窗里面挂着一些学生的速写，我就开始自顾自地点评。我上学的时候其实还属于那种挺有优越感的。我印象中他当时在旁边就不怎么说话。等发下速写的时候，我发现是他画得最好。但他也不会说人家画得不好。和他比，我的画成普通的了。我们经常在一起，他属于班上画得很好的，考的二画室。他比我早熟得多。后有一阵，我们下乡的时候，要结伴去画写生，他愿意和我一块儿。

我们附中一届有40个学生。美院90级一共也就四十多个人，我们附中生占得多，有二十多个。我们俩关系不错，大家都知道。大概也因为我们都是外地的。

有一年11月，突然提前降温了。下大雪，偏偏学校锅炉坏了，特别冷，就停课了。大家不上课，在旁边租了一间地下旅馆。大家都在地下室打牌、耗日子。后来他想回家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跟着他回家了。冰天雪地的，



老头侧面像 41cm×32cm 纸本炭笔 2000

坐着长途汽车到了县城里，去一个女同学家里借自行车，我们再从县城骑到他们家。在雪地上骑自行车，深夜才到。那次印象就是我第一次吃红薯。我记得因为太饿了，红薯吃得多，粥也喝得多，然后就胀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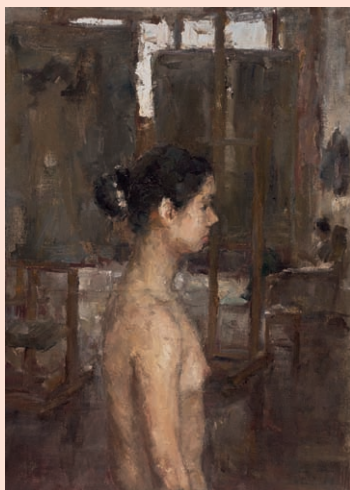
有一年是夏天去的，我们俩躺在他们家蚊帐里边，调台听广播。还跟他在地里干点活。

大概是上大学还是上研究生，我姐的一个同学给我找了一个活儿挣钱，当时我立马想到的就是他，然后我们俩人一块儿干。我也是那次学会了数钱。当时人家把一万五交给我的时候，是一沓。这一沓怎么数，我不会，就只能在那儿一张一张地数。回想起来，还是忍不住要笑。

后边还有故事。他后来去澳大利亚，生了第一个孩子。他把孩子放回国内农村，让父母帮他带。突然我就想起来到他父母家去看看孩子，给他拍点照片寄给他看。我坐长途车去的，一切挺顺利的。当时看到一个完全是村里带大的孩子，咬的满身是包，但是小孩不怕虫子，我印象很深。打算回的时候因为法轮功串联，碰上那个县城封闭交通好几天。我就在县城里面住了好些天。

## 留学生

我有一阵和留学生交往多一点。跟美燕认识也是在美院。她是来学画画的，在三画室，在本科班。我最初跟他们接触是因为在美院，留学生里有一种挺自由的气氛。因为我是学生会主席。留学生会的主席就主动来找我，希望我出面去办一些活动。当时我都不知道，有一个留学生会主席拉着我去找栗宪庭来美院开讲座。还跑到栗宪庭的家里去找。印象中他屋里挂了好多老照片。记得当时栗宪庭说过一两句话，意思就是说美院不一定欢迎我，然后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在美院学习的留学生人数也是可以数出来的，不像现在那么多，你数不过来了。当时其实多少抱有一种心态，觉得留学生身上带有很多向往，或者说有另一种气质和状态。



画室中的女人 91cm×65cm 布面油画 2001

## 同事

丙烯应该是程可霖给我推荐的。程可霖去日本交流的时候就把丙烯学会了。他就给我们讲丙烯如何好用。我那会儿也越来越相信他。他当时虽然画得少，但他们那拨人水平都挺高的。他素描画得极好，在一块儿教课，我就知道他素描教得比我好得多。他早年的美术教育基础很扎实。他是颜文樑的弟子。颜文樑后来直接教过他。那时颜先生应该很老了。每个周末他要坐车到上海去学。我开始用丙烯之后，就问他怎么用，比如用什么样的盘子这一类纯技术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会在技术问题之外给我非常好的艺术思想方面的建议。隔一阵子，我会请他来看一看，哪张画画得好，哪张画得差点意思。他会说你这张画单论画面本身是画得不错，但除了画得好、功夫好之外，还有其他的意思吗？画得是好，但看着没劲儿。比如这脑袋画得是挺像的，但看着就没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呢。就像朋友一样。其他有些老师和同学，有的时候是因为喜好，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方向本来就跟我很接近，所以也不大容易看出来，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出来。而程可霖会说得很直接。而且不单是创作思路和表现形式方面，画画基本功层面的问题，他也说得极好，眼力非常厉害。

## 苏丁

苏丁是我喜欢的艺术家。开始接触苏丁，是有一本他的大画册，很好，在国内销售。我当时很喜欢。他也是伦勃朗那个体系下来的。他画的牛肉的那张画，是伦勃朗画过的题材，一模一样。培根也受苏丁的影响。也因为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看他的画看得很深。他笔触很强。在准备写作的时候，我是有点犹豫的。但从论文的角度，我选择苏丁，是因为把研究苏丁的资料搜集到和看完相对容易，国内关注他的人也不多。我也看毕加索，也看德库宁，塞尚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画家，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

我后来画的人都是正面的，不怎么画侧面的。面对面，就像埃及的雕塑





有红布的女人 109cm×80cm 纸本色粉 2000

一样，有点观念和象征的感觉。苏丁的肖像画相对是比较传统的，但又融合了一些立体主义的成果。格林伯格批评他是一个美术馆的牺牲品。但是我觉得苏丁的局限性很有吸引力。我在他的画里面看到了一点改变。他关注的是绘画摹拟真实空间与绘画本身平面性特质的矛盾。在如何处理透视关系中的对象与画本身二维平面的共处融合，他还是做了很多尝试的。画面里有很多细节。这些细节在你第一眼看时是感觉不到的。呈现到最后，是很多细节聚合到一起的一个结果。任何细节的改变都会影响到整个画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时候是有意自觉的。这个有意就比较有效。有时候我们是蒙的。有意识的是你可以持续地去干什么。包括我在画这些物景的时候，要解决的还是空间对象与二维画面的问题。我以前其实一直在画场景。原来的那个门，是我最早画的，同时期也画过教室里面的旧凳子，透过教室的门往里看。之前还画过一个洗脸盆的架子什么的。但是我以前没有那么明确。我以前觉得就是一个小品，就是一个浅显之作。没那么自觉。我的自觉也可能还是跟那段时间，我父亲去世、小孩生病，我自己在面对生活变故时的心境有关。

## 费歇尔

费歇尔课上得特别好。一上午选十到十二张学生的创作进行点评。一般他都会先让学生说两句，然后他挨张提问和给出意见。有一回是学生画的一个城市拆迁的废墟，一栋居民楼拆了一半，乱兮兮的，后边画的乌云密布，前边画了一棵烂枯树、烂砖头，还有地面。费歇尔说实际上你感兴趣的不就是这些建筑的表面吗，表面的这些肌理吗，什么墙缝，贴的什么纸片，那为什么还要画这些云？我辅导过这个学生，当时我也觉得他这个云和地处理得不好。但我当时就没有想到他说的这个办法——干脆就不要了。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很强调画和影像放在一起多少是有区分的。因为画本身具有原作体验的质感。其实我们讲绘画，能看到画家的犹豫、较劲和意志力。现在也有很多摄影家在往绘画靠，在放大图片时，特意去选手工材料的纸，也是想在摄影当中出现一种手工的可能性。出现“手”的感觉。这就是说在绘画里他还是坚持手工这一部分。

他照片用得非常多，但他用的方式跟我们惯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